

沈复与《水绘园图册》

徐继康

《浮生六记》自光绪四年（1878）首次刊印之后，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与此同时，作者沈复也备受学术界关注，一百多年来，人们对他的热情一直没有消减过，研究的文章盈篇累牍。与对曹雪芹一样，探寻沈复的生平，也已成为当下颇为热门的话题之一。

一

苏州小文人沈复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身后会暴得大名，后人会对他那么感兴趣，会大力去研究他的生平，如果早知道这些，他肯定不会在《水绘园图》上，只写上“水绘园遗址，晴石四兄属，三白沈复”这简简单单几个字了。

沈复的前半生，人们根据他的《浮生六记》，已经排查得很清楚。由于现存的《浮生六记》只记至他四十六岁，他的后半生，依旧是模模糊糊。前几年，通过钱泳的《记事珠》，大家得知沈复在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随齐鲲、费锡章出使琉球，此次海国壮游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，然而从琉球归来后，他的去向似乎又成了一个谜。有研究者根据无锡锡翰《寿沈三白布衣》诗中那句“偶因聘来雉皋，十年幕府依青袍”推断，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至道光二年（1822）左右，沈复曾在如皋游幕十余年。除了顾翰的这首诗外，能够证明他在如皋的行踪，好像只有这一件他为冒晴石所画的《水绘园图》。

其实还有一则材料，为大家所熟知，却又被忽略：沈复曾经将《浮生六记》书稿给一个叫管貽胙的人看，管氏看后，写了《长洲沈处士三白以《浮生六记》见示，分赋六绝句》，他与钱泳是最早阅读《浮生六记》全本的人之一。管貽胙是常州府阳湖县人，曾经做过河南遂平、固始两县的知县。而沈复晚年，他在苏州仓米巷的房子被弟弟所卖，无家可归，漂泊于江湖，他和管貽胙两人在哪儿相逢都有可能。只是管貽胙还有一个身份鲜为人知，他曾经担任过如皋安定书院的院长，这在道光《如皋县续志·学校》的《院长名名录》里记得明明白白。他的诗词集里，也有几处往来于如皋的记载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，管貽胙阅读《浮生六记》书稿，为之题诗，其地点就是在如皋？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很大。

是谁聘请沈复来如皋的，也就是沈复的幕主是谁？这一直是个谜。根据“十年幕府依青袍”，幕主的身份似乎不高。众所周知，青袍泛指品位低级的官吏，是八品、九品的县尉之流，到了县这一级别，也就是县丞、教谕、训导、主簿一类，不过此类人聘请幕僚的极少。在如皋，倒有一类官员值得注意，那就是盐场大使，正八品，虽然品级不高，但事务繁杂，督课、水利管理、地方治安、荒政、文教农事等等，甚至连词讼一类，也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。所以，盐场除了书识、轿夫、哨捕、巡丁、门子等多名员役之外，大使还需聘请幕友若干人，有红笔师爷、黑笔师爷、钱粮师爷等等。沈复的幕主，极有可能是就是一位盐场大使。陈毓罟先生根据沈复在如皋的时间，猜想掘港场大使梁承纶的可能性最大，他在掘港场任职时间是在嘉庆十四年到道光元年（其中嘉庆二十年由袁朗接任一年），道光二年离任，正与沈复在如皋的时间吻合。但根据赵怀玉和凌霄在掘港与梁承纶的交往记述，尤其是凌霄《快园诗话》里还出现了掘港“盐务诸君子”如汪映夔、洪颖书、方菊如、方花农、余同章、程山溪、程湘帆、江笠人等人的具体名单，我们并没有看到沈复的身影。在《嶂山联唱集》中，四十多名本地与外地的诗人悉数现身掘港，其中也没有沈复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在如皋这十余年，除了冒晴石外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发现沈复与其他人有任何交往的记载。

翻看嘉庆与道光的《如皋县志》，这个时间段在如皋的官员除梁承纶外，还有一个傅祖清，江西清江人，从嘉庆十六年到道光三年担任如皋的县丞（其中嘉庆十八年由陈璐接任一年），他也有可能是诗里的那位“青袍”。至于其他官员，都不太对得上。

沈复在如皋的生活，就如水中月、镜中花，总是影影绰绰。

作为他在如皋生涯最重要的见证物——《水绘园图》，就显得尤其重要。其实早在1939年，它就刊印在上海西

风社出版的英汉对照本《浮生六记》的扉页上。英译者林语堂先生注明，上有李申耆、秦恩复、吴思亭、蒋剑人诸人的题咏，且云此画收藏于冒鹤亭先生家。冒鹤亭为如皋冒氏后裔，近现代著名学者，1959年去世后，其亲属遵照遗嘱，把他所藏的图书文物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，此件作品也在其中。

今人对沈复的探寻，恨不得挖地三尺，偏偏对这本《水绘园图》，却绝少有人前去研究，虽然这本册页中，不可能找到我们想要的全部答案，但最起码可以打开一扇通往时间隧道的门。

二

《水绘园图》深藏于上海博物馆，能睹真容者寥寥无几，以致真伪之争一直不绝于耳。即使周劭先生曾经亲临冒鹤亭捐献的书画金石展，还是以此图上款为“巢民仁兄雅属”而惊疑不已，认为“款题不合”。是他记错了上款，还是所见为其他画幅？至今未有定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如皋修复水绘园时，曾从上海博物馆摄下此图作参考，谁知拿到图片后，大家都傻了眼，画上草木葱茏，烟水迷茫，一派村野景象，全无园林格局，陈从周先生只能根据陈维崧的《水绘庵记》约略布置。关于真伪，根本没有讨论，毕竟陈先生是大千门下的弟子，真是贗，或不难判断。

水绘园自冒辟疆之后就败落得不成样子，这幅不足半平尺的《水绘园图》倒很写实，从竹丛茅舍，三四间茅舍，前是小桥流水，后为城墙，与诗人的诗文记载高度一致。实话说，沈复这幅《水绘园图》，虽谈不上多么的笔精墨妙，但格调还算不俗，干干净净，这与他的文字是一致的。

画面干净得没有一处可以隐曲暗通，没有作画理由，没有作画地点，甚至连作画的时间也没有写明，反而还带来了不少疑问——画的主人冒晴石是何许人？他为什么要请沈复画这一幅画？这幅《水绘园图》是画于如皋吗？

冒晴石是目前所知与沈复交往的唯一如皋人，他名兆麟，字振川，号晴石，又写琴石，行四，为如皋冒氏第十五世，冒辟疆的从曾孙。他是嘉庆六年秀才，道光四年的恩贡，候选教谕，曾参与续修《冒氏家谱》，也参与道光《如皋县续志》的修纂。他性风雅，好游览，善诗文，喜交游。如皋冒氏自元而下代有文人，冒晴石便是清代嘉道年间的代表，他一生最崇拜的人，就是冒辟疆。

先不谈为什么要请沈复画这幅画，且说他得到《水绘园图》之后，每逢乡试金陵，即便在北固、栖霞等地探幽访胜之时，都把此图置于行篋中，以求大江南北名士题咏。多年下来，集腋成裘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可附刻《续同人集》也！”后来，他把画页与题跋装池成册，请侨居嶂山的歙人洪福题写“城市山林”四个大字于册首，极是珍视。

为之题跋的“当代名公”都有谁？在后世的流传中，有不少题跋已经散逸，除洪福之外，今尚存李维唯、唐大沛、项馘、钱鸿寓、李琪、唐锺福、何敏、魏敦廉、汪濬、陈德培、赵允恒、杨欲仁、钱滨、谈承基、程虞卿、施朝荣、黄锺秀、联璧、洪梧、陈熙、赵本敬、王善业、冯思澄、叶恺、杨廷撰、李士森、任光瑜、宁云程、魏茂林、官骐、任松龄、李兆洛、阮亨、秦恩复、沙思祖、吴存义、吴修、范仕义、吴恺、李震、沈岐、丁金榜、汪承基诸人的手迹。根据林语堂的记述，还有蒋复题跋一开，今已不见。此外，据冒鹤亭《潜微录》，为之题跋的还有石槿玉、胡敬、戴兰芬、王广荫、陈如升，他们的墨迹也不翼而飞。其实还远不止这些，比如徐珠、冒鸣、王香等人皆未露面，他们的名字已经出现在时人的题跋中，还有黄楚桥、胡堂生、黄良男、沙增龄、熊瀚仙等当地名士，也无一字见纸。按照冒晴石的性格，怎么可能不请这些最亲密的好友题上几句呢？

这些题跋，或诗或词或记，信息丰富，有些篇幅还很长，如魏茂林的跋文多达七百余字，如果细读，可以看到一些图画以外的风景。冒晴石为什么要请沈复画这张画？这在陈熙的题跋中已露端倪：“得闻晴石先生之志，将有振起而再造焉，继美前贤，复修吟社，作斯图先识其心矣！”结合官骐的题跋，可知他父亲官增粘在嘉庆五年（1800）出

任雒水书院山长时，曾经写过一篇《水绘园记》，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水绘园景象。在文章的最后，这位八十一岁的泰州老名士不无遗憾地说：“此景何可多得，而俄顷又无工画者援笔记之，为水绘园增一佳话云尔！”昔日水绘园，园荒而售他姓，作为弟子的冒晴石，受而读焉，颇多感慨。他一直不甘昔日名园随风而逝，故心有夙愿，就是想光复水绘园，重建诗社，像冒辟疆那样与海内贤达唱和联吟。《如皋县续志·义行》记载他的父亲冒干成：“性坦白，好善行，不求人知，曾倡首捐赈疏浚营坊港，沙田四十八圩顿免江湖淤塞，凡宗党有困危告者，无不竭力济之。”可以看出，冒晴石家的经济条件尚可，恰逢族人冒弼工贖园址复冒氏，这让他看到希望，故有“振起而再造”之思。

当他遇到擅长丹青的沈复，即请他画了这幅《水绘园图》，既以弥补老师的遗憾，又能彰显自己的心志。“海陵官山长节汉有记矣，今又得吴门沈三白先生为之图”——看得出来，冒晴石得到此图后，心情甚是愉悦，随后江南江北，征诗殆遍，迈出继承先人夙愿的第一步。虽然他最终没有能够修复水绘园，也没有刻成《续同人集》，但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本《水绘园图册》。

说一句题外话，那位题跋的陈熙，字梅岑，浙江嘉善人，乃沈初与袁枚的诗弟子，《随园诗话》记载了他许多故事。陈熙的诗名很大，舒位在写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时，把他誉为“赛仁甫”，名列第四十二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位大名鼎鼎的陈梅岑，晚年就生活在掘港，为《水绘园图册》题跋时，已经八十四岁，不能提笔写字了，但还是吟了一首七绝，叫儿子执笔题之，其中说到“照目昏昏以来，久荒诗教，因于日迎养嶂山，得闻晴石先生之志”。他的儿子，

就是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出任丰利场大使的陈景蕃，两年后又转任掘港场大使，一直至嘉庆八年。从陈熙的题跋得知，陈景蕃离任后，并没有回到老家浙江，而是定居于掘港。这也算是隐藏在《水绘园图册》之内的风景吧！

历史有时是一盏感应灯，当你走近时，她就会为你而亮。

三

册页中，图画外的风景若隐若现。题跋最早的纪年是戊寅秋仲，即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八月，题跋者官骐、唐大沛、丁金榜，为冒晴石于金陵应试时所请。官骐在题跋中说“岁戊寅秋抱晤于金陵寓邸，出其近所画《水绘园图册》，这很容易让人误解此画作于嘉庆二十三年。其实，时间有可能更早，题跋者中有一位洪梧，他在嘉庆二十二年就去世了，这说明《水绘园图》的问世时间只能在此之前。魏茂林的题跋在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春，是冒晴石所请题跋中最晚的了，但这并非是本册页题跋的最后时间。冒鹤亭的《潜微录》第二十册《诗词曲》中，有陈如升《鹤亭先生命题所藏《水绘园图册》，晴石明经故物也》的一阙《台城路》词，词中自注：“图中有蒋剑人七古一章，剑人，升故人也，蒋诗作于道光丁酉，距今甲子一周矣！”蒋剑人即蒋敦复，道光丁酉即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。读此可知，此词作于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为陈如升应冒鹤亭之请。这说明冒鹤亭二十五岁时，这本《水绘园图册》已经到了他的手中，当时蒋敦复那开题跋也明言：“《水绘园图》今藏余家。”

所有的题跋，不是谈冒辟疆与水绘园的故事，就是说与冒晴石的情谊，几

乎没有人提及画作者沈复。就连他的“总角交”石槿玉，嘉庆十年，沈复曾入其幕，石氏也曾为他的《琉球观海图》《载花归去月儿高》《梅影图》题诗填词，两人关系是何等的亲密，但在《奉题晴石先生《水绘园图》》一诗中，也仅仅写下“榜花红处众称豪，一代风流属彩毫。剩水残山图画里，卖丝欲绣冒如皋”二十八字，一字未及沈复这位童年好友。只有一个叫王善业的文人，他为册页题了一首长达三十六句的古诗，在说完冒辟疆与冒晴石后，笔锋一转，突然写及沈复，还有他看图后的感受：

吴趋沈依文，丹青超元旨。披榛访遗踪，亭台如掌指。郁郁树轮囷，冷冷水清泚。郁图拟卧游，俨乎接蒹葭。这是除冒晴石之外唯一提及沈复的文字，王善业点明沈复的籍贯，赞叹了他的笔墨功夫，还说沈复曾经到水绘园来探访，对园内布局了如指掌。他甚至把沈复比喻为南朝的文学家沈约，这就很耐人寻味了。历史上的沈约以“博通群籍，擅长诗文”著称，钟嵘说他的风格“长于清怨”，李后主也说“沈腰潘鬓消磨”，难道王善业不仅知道沈复能画，还知道他擅长文字，更知道他写了那本《浮生六记》？王善业是浙江钱塘人，举人出身，道光七年至九年出任如皋县知县。就在如皋任上，曾为《如皋戴氏宗谱》撰文，也曾以“才具平庸，毫无振作，勒令休致”被收入当时的《京报》。偏偏就是这位“才具平庸”的王知县，为我们留下了沈复在如皋最为宝贵的记载。

四

其他题跋者为什么没有提及沈复？他们都是当时的名流，颇有身份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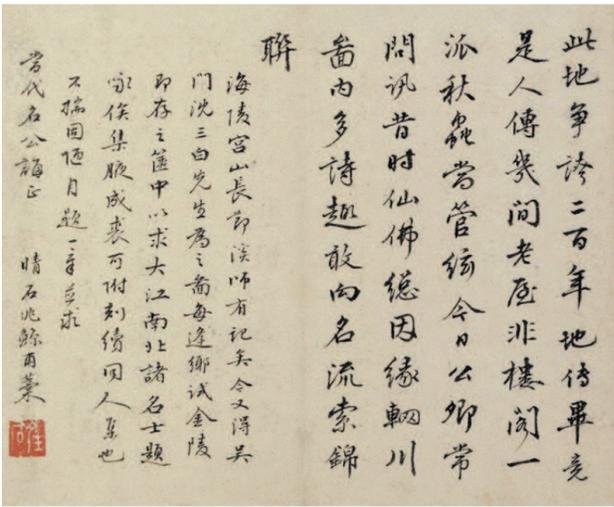
人。其中，状元有石槿玉、戴兰芬，榜眼有王广荫，翰林与庶吉士的有秦恩复、洪梧、胡敬、李兆洛、沈岐、吴存义等，进士有杨欲仁、魏敦廉、魏茂林、冯思澄、范仕义、沙思祖、宁云程等，吴修是著名学者，陈熙是诗坛名宿，谈承基是姚鼐的关门人，阮亨是阮元的从弟，唐锺福是林则徐的旧属，李琪、杨廷撰、施朝荣是世家子弟，蒋敦复、唐大沛、赵本扬、钱鸿寓、程虞卿、丁金榜等人也是颇有文名，再不济也是知县、举人什么的。他们当中有些人不知道沈复是何许人，尚属情有可原，但宁云程、李士森、冯思澄、范仕义是如皋知县，项馘、叶恺、汪承基、吴恺长期任职于如皋，如果说他们也没有听说过沈复，那肯定是说不过去。他们提笔给《水绘园图》题跋时，最起码也要问一问这幅画的作者是何许人吧。其中的原委，不外乎沈复仅仅是一介布衣，是个寄人篱下“司笔砚”的幕客，是个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。

哪个愿意把目光在这种人身上多停留一下呢？

时光荏苒，岁月流波，谁知百年之后，他们的身份竟然来了个大转换，昔日那些光环笼罩的大人物已黯黯无光，而灰头土脸的沈复却光芒四射，成为数百年来最具流量的文人之一。红尘一直偏爱幸运，但轮回不会亏待有趣的灵魂，时间就是彼此交换的渡口。

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如皋再修《如皋县续志》，已经去世的冒晴石被收入卷八《文苑传》，他的小传这样写道：冒兆麟，字晴石，思贡生，屡荐不售。性风雅，好游览，每省试渡江，金、焦、北固、栖霞诸胜探幽蹑险，留连忘返。与徐生庵、沙菊潭辈诗唱和。画《水绘园图册》，征诗名流题咏殆遍。其自题云：“此地争夸二百年，地传毕竟是人传。几间老屋非楼阁，一派秋虫管管弦。今日公卿常问讯，昔时仙佛总因缘。桐川图内多诗趣，敢向名流索锦联。”生平持已俭约，与物无忤，尤好奖予后进。年七十七卒。

《水绘园图册》成为冒晴石一生的骄傲，给他写传的那个人，一定看了这本《水绘园图册》，但他宁愿说此画是冒晴石所作，也不肯写下沈复的名字，因为那时的沈三白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。那一年，距离沈复出生已有一百一十年，距离杨引传在苏州冷摊捡得《浮生六记》手稿残本二十余年，距离《浮生六记》的第一次出版，还有五年。



《水绘园图》冒晴石题跋



沈复《水绘园图》

六七十年代香港报纸副刊

沈西城

晚近，香港报纸越来越少，说得牌头者，不逾十家，比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漪漪盛哉，辄有小巫见大巫之别。据统计，一九五七年，全港报纸（中、英文、日、午、晚），共有四十二家；七零年增至七十家。销量方面，六零年，五十万份左右，至六四年，增至九十万份，八九年升到一百八十万份。以当时全港人口五百五十万人计，平均每三人拥有一份报纸，足见报纸对社会影响力之巨。

我六十年代初，以十龄之童，开始阅报，先选《新生晚报》，副刊主编乃名作家三苏（高雄），《怪论》《经纪拉手记》称誉于时。高雄以外，尚有北大学生今圣叹、何观（张彻）、司马、李雨生和十三妹。高雄，浙江绍兴人，鲁迅同乡。其叔柯灵为诗人。绍兴盛出刀笔吏，高雄亦沾其气，运笔如刀，刁钻触刻，三言两语，直戳人心，曾以《东莱博议》“力能举千钧之重，而不能自举其身”讽刺权力的傲慢，鞭辟入里。紧贴高雄，最得读者热爱的，便是女作家十三妹，以白话文为基础，引入粤语方言，传神阿堵，贴近人心。十三妹，怪人一名，稿子套人信封，置于寓所门外，待报馆职员到取，从不跟同行往还。死时亦无人知，编辑久不见其稿子，心启疑窦，径往寓所敲门不应，召警破门，始知早已神游天外。

一九四九年，内地文人南渡，多

在报纸副刊卖文为生，海派有徐訰、曹聚仁、叶灵凤、黄思骋、刘以鬯、徐速等，再加上本土粤派作家黄天石、吴其敏、夏易、舒巷城，南北较劲，相互吐艳，文坛闹哄哄。右派《新生晚报》、左派《新晚报》，南北对峙，人才辈出。后者有梁羽生、金庸，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先河，招揽大批读者，声势赫赫，尤在《新生晚报》之上。六十年代，报业大盛，《明报》《快报》先后创刊，辅以传统老报《成报》，攫取了大量副刊读者。那年代，看副刊，明、成、快三报，必为首选。

《明报》老板金庸，出身《大公报》，根正苗红，却因跟报纸宗旨相左，蝉曳残声过别枝，跟上海老同学沈宝新商量一声，共斥资十多万港元创办《明报》，舍社论外，最重副刊。诗人蔡炎培其时效力《明报》，头衔副刊编辑，实则是特级校对，了无寸权。金庸掌副刊，所有文章皆经其目，作家亦由他亲自甄选，校对不得过问。金庸博学阔肆，目光独到，所选皆一时俊彦。时云“能写明报，便为大家”，足见其备受重视程度。副刊除金庸外，有倪匡、三苏、司马长风、徐訰、徐速、徐东滨、董千里、余过、亦舒、林燕妮、黄霭，星光熠熠，耀人眼目。作品方面，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《鹿鼎记》，书迷日夜追看；倪匡的卫斯理科幻，风靡万千读者；林燕妮懒洋洋的爱情小说，闺中少女力捧。还有三苏

怪论，更是《明报》扛鼎之作。三苏，大红人，日写二万字，因而字潦草难辨。字房工友，怨声四起，领袖阿东代众向金庸投诉，要求改善。迫于无奈，金庸只好在排字房贴出告示，劝喻那些字体潦草的作家，字体要端正。虽未明言何人，风声传至三苏耳中，对号入座，从而大恚，立即罢笔不写。怪论不见报，读者纷纷声讨。金庸见闹出祸来，一声“要死就，尴尬埋！”赶忙拉着总编辑潘粤生径诣高府，负荆请罪，事始平息。

《快报》副刊主编刘以鬯是南来文人，徐訰老朋友，以意识流小说《酒徒》名闻遐迩。刘以鬯曾于《香港时报》编过文艺版，副刊随俗，略带文学气味。香港短篇小说之王黄思骋应邀撰写连载小说，佳作殊多，我独嗜中学时期读过的《无胆狮》，写表弟暗恋表姐，无胆表述，迂回细腻，缠绵哀怨，类似郁达夫的《迟桂花》。刘以鬯海量包涵，了无地域观念，南、北文人尽揽旗下，万花吐芳，纸上溢香。细数名家，有欧阳天、司空明、南宮博、依达等。刘以鬯尤爱捧新人，七十年代，起用青年作家也斯继亦舒后写《我之试写室》，也斯因而成名。其时，我跟董桥间亦为《快报》供稿记稿，分写《东瀛杂记》和《伦敦杂记》，稿费从优。《成报》老板何文法，乃报界名宿，副刊作家几清一色是粤派高手：王香琴、怡红生，三苏、

吕大吕。怡红生擅做鸳鸯蝴蝶派小说，用字典雅清丽，少有俗气，情节则曲径通幽，意在言外。王香琴一派写实风格，文言写得通爽易解，复以幽默笔名撰南派技击小说，硬朗劲健，铿锵有声，不下于我佛山人和我是山人二大家。吕大吕，岭南大才子，状像聊斋，森森阴气，读者动容。牡丹虽好，仍需绿叶扶持，配图者绿云，一手好画，相得益彰。何许人也？乃粤派插图专家，画风细致，线条至美，一笔一画如绣花之一针一线，精致可喜，因曰“绣像”。图文相合，自来便有云君、金庸；绿云、吕大吕；徐秀美、倪匡，珠联璧合，无取可击。金庸、大吕，已作古，云君、绿云不知所终，独剩倪匡、秀美，亦垂垂老矣！

谈香港副刊，不得不提《星岛晚报》。六十年代，香港晚报于《星晚》和《新晚》最为读者所喜，下班时候几乎人手一份。那年代还没有海底隧道，过海要靠渡轮。斜阳西沉，零星鏖空，渡海轮上，几乎人手两份报纸。船开，阅报，泊岸，抽起副刊，塞进后裤袋，回家细看。《星晚》名家如林，大作家俊人（陈子俊）一把抓，伴以刘以鬯、黄思骋、南宮博、任毕明、翠莹等，足以跟拥有梁羽生、阮朗、叶灵凤、夏易的《新晚》相颉颃。较诸《新晚》，《星晚》副刊，作风明显开放。台湾著名美女作家郭良蕙的杰作《心锁》，台湾列为禁书，俊人大开门禁，报刊如仪，因描写男女关系，艳妍流美，婉转诱人，引起轰动，《星晚》销量倍增。迨八十年代初期，我有幸在香港访问郭女士，谈及《心锁》里的大胆情节，她淡然一笑，说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喔，我只是觉得两性交往，必涉及性，因而写了进去！”四两拨千斤，将我的尖锐提问轻轻松松地推了回去。匆匆三十余年，前辈多作古，“惊风飘白日，光景驰西流。”曹植说得深沉！

「文汇报」微信公众号